

- 一个跨越三个世纪的
传奇女人的一生
- 一个见证历史并创造历史的
女人的解秘档案

12827

587



宋美龄

何虎生 于泽俊 / 编著

大传



A0963708

华文出版社

第九章 初上台湾岛

为了挽救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宋美龄于1948年底带着创造“奇迹”的愿望赴美国乞援。杜鲁门却发表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大骂了一通蒋政权。离美之前，宋美龄为挽回面子，发表了告别的广播讲话。

宋美龄到台湾便积极发起妇女运动进行反共活动，宣传美化蒋介石，陪同蒋介石出席外事或重要礼仪场合，成为蒋介石的重要政治帮手。

作为台湾“娘子军”的总头目，宋美龄掌握着“妇联会”等一些组织，并“创造”出一系列“佳绩”和“形象”。通过控制妇女界，以活跃的妇女运动加深在政界的影响力。



晚年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一、离美前的演说



1949年4月,蒋介石在蒋家祠堂与族长告别

1948年底,为了挽救国民党政权的危难境地,宋美龄再度飞赴美国乞援,但却受到了冷遇。新任总统杜鲁门和大多数官员都拒绝援华,宋美龄一无所获;蒋介石政权气数已定,败退台湾;杜鲁门发出了《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标志着宋美龄此次赴美外交活动彻底失败。在万般无奈之下,宋美龄只得离开美国,发表了离美前的演说,作为对美国之行的凄凉遭遇的苍白反击。

1. 美国人不给面子

1948年,蒋介石、宋美龄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已陷入了内外交困的深渊。国内,国民党军队对解放区发动的全面进攻,重点进攻相继被粉碎,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全面反攻。国外,美国朝野对蒋介石政权的腐败和无能,已公开表现出失望和不满。

大厦将倾,蒋介石却不自知,抑或自欺欺人。他极力为自己鼓劲,表明自己并未失败,仍具有“崇高理想”,并仍在为“建设、稳定和团结”精诚奋斗。可是,无论怎样粉饰和辩护,蒋介石已无法挽回狂澜既倒之颓势。

蒋介石万般无奈之际,明知美国的厌蒋态度,却硬着头皮给杜鲁门总统写信,名义上是祝贺他连任总统,实际上是乞求美国政府继续支持他,蒋介石只要求美国政府给予他精神支持。这一次,他不要美元,也不要武器弹药,而是希望杜鲁门政府发表一篇支持蒋介石的“坚决的宣言”。他相信这篇宣言比原子弹的威力还大,可以维持蒋介石的士气与民心,还可以加强中国政府的地位。蒋介石万万没有想到,连这点可怜的要求也被杜鲁门立即拒绝了。

这无疑给了蒋介石当头一棒。感到万念俱灰的他,不甘心就此退出苦心经营几十年的政治舞台,而要继续执政,就必须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其他都无济于事了。蒋介石冥思苦想,终于心生妙计,让善于交际又谙熟美国政界的宋美龄去大洋彼岸,施展夫人外交,乞求美国支持。

此时的宋美龄,眼看蒋介石大势已去,忧心如焚。她的失眠症再次发作,一睡下便恶梦连连。在兵败如山倒的困难时期到美国

去履行如此重大的任务,宋美龄本不愿意,无奈自己的整个政治生命都押在蒋介石的前程上,加之看到她的“达令”极度悲哀,连日吐血不止,常常以掌击桌,用脚踢人时,她的心软下来了。

宋美龄赴美之前,杜鲁门通过国务卿马歇尔通知宋美龄,只能以“私人资格”访问,这给宋美龄此次访美笼上不祥的阴影。宋美龄心里有一百个不痛快,但还是登上了去美国的飞机。她忘不了1943年的外交辉煌,她自信能代表蒋介石,凭这一私人资格也能解决一切难题,奇迹一定会发生!

然而,今非昔比。1948年的形势不是1943年的再版。当年罗斯福总统支持的是一个“抗战的中国”,而现在杜鲁门总统无法给予一个气数已尽的“内战的中国”以无止境的援助。因此,宋美龄此次访美无“旋风”可刮,便也是意料中事。

1948年11月30日,宋美龄专机抵达旧金山。中国驻纽约领事游建文随行于12月1日,到达华盛顿。到机场迎接的中方人士有60人,美方有国务卿马歇尔的夫人、国务院礼宾司官员伍德沃德及夫人、巴特沃思夫妇以及杜鲁门总统的代表兰德里上校等人。机场的迎接场面恰如其分地反映了宋美龄此次来美的匆忙。事先的安排原本是:顾维钧作为国民政府驻美大使,第一个去迎接宋美龄下飞机,接着是马歇尔夫人、黄惠兰(顾维钧的夫人)、巴特沃思夫妇,最后是孔祥熙,然后再由顾维钧陪同宋美龄,同新闻界代表、摄影记者见面寒暄并摄影。

然而,当宋美龄一走出机舱,孔祥熙就迫不及待地第一个抢上去问候宋美龄,使宋美龄十分尴尬,不得不同时伸出两只手,右手同孔祥熙握手,左手同顾维钧握手。摄影记者也一拥而上,抢拍宋美龄的镜头。接下来的场面更是混乱。马歇尔夫人一边拽着宋美

龄的胳膊走向停在飞机旁她自己的车子，一边问她是否要发表声明，宋美龄望了望后面跟着的一大群记者，摇头说不讲话了，这样，宋美龄和马歇尔夫人钻进了车内。

车子刚要开动，顾维钧跑上前去拦住司机，同时把兰德里上校从人丛中拉过来介绍给坐在车里的宋美龄，说明他代表杜鲁门总统前来接机，并感谢他到机场来，同时感谢杜鲁门总统派他来，这样，总算对失礼的行为做了一些补救。

国务院为游建文派来的汽车也乱了套。按说，游建文本来应与宋美龄同乘一辆汽车，可是宋美龄被马歇尔夫人拉进了她的车，而且汽车没等游建文上车就开走了。原来给游建文派的车子上又坐上了宋美龄的女仆和马歇尔的女仆，两人都不愿换乘装有行李的另一部车子。最后，其中一个人答应和司机并坐，游建文才有个后座。

这种混乱场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正处在垂死挣扎的境地，另外也显示出宋美龄此次访美与前次相比所受的待遇有天壤之别，没有红色地毯，没有欢迎仪式，白宫明显刻意地将这位中国“第一夫人”的来访作淡化处理，骄矜的公主一下子成了无人理会的灰姑娘。

宋美龄对美国人的冷淡感到很难过，她的一些美国朋友也为此感到很难堪。美国人看到这位“在美国的美国女儿”当年才貌出众而今魅力犹存的蒋夫人，如今成了落毛的凤凰，处境如此狼狈，心里有些许不安。为此，马歇尔与夫人设法将她安顿在弗吉尼亚自己的家里过夜。

这样，宋美龄一到美国，就住进了弗吉尼亚州利斯堡马歇尔夫妇的住所。当天，接见了新闻及摄影记者。马歇尔因在瓦尔特雷

德医院住院观察,未能亲自到机场迎接。12月2日,宋美龄同马歇尔夫人一道去医院探望马歇尔,并与马歇尔进行了45分钟的简短谈话。

12月5日,宋美龄在马歇尔夫人陪同下在医院再次会见马歇尔,并共进午餐。这两次会见,都没有解决什么实质性的问题。一位记者曾采访宋美龄,问她是否有收获。她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反问了一句:“有谁见到马歇尔将军而不感到有收获吗?”但从当时宋美龄准备发表的一份声明草稿来看,她对在医院与马歇尔的会谈“极为失望”。声明说,她来美国未经与中国或美利坚合众国的任何人商量,因为只有尽心报国,心神才安宁,“我访问的后果由我个人负责,而且只由我一个人负责。”虽然最终声明并未发表,但已足见当时宋美龄的失望情绪。

后来,12月27日,宋美龄还拜会了美国代理国务卿洛维特,重申请求美国政府援华。

在官方场合,宋美龄的到来,显得特别尴尬。只有共和党、院外援华集团和卢斯等少数同意帮助蒋介石政权的人,对她的乞援要求表示同情,而更多的官员对此反应极为冷淡。

12月8日,美国援华联合总会华盛顿委员会在五月花饭店中国厅举行义卖,杜鲁门夫人也应邀出席。宋美龄原打算不露面,但该委员会极力邀请她光临。该委员会主席弗雷德里克·布鲁克夫人还特地请孔令杰做她的工作,驻美大使顾维钧也打电话给宋美龄的随员游建文,请他向宋美龄着重说明美国妇女渴望她表示盛情赞助。

于是,宋美龄答应出席,但要求不讲话。但由于布鲁克夫人情绪激动,在致辞中感谢蒋夫人的光临,结果宋美龄不得不临时致

词。评论说：“她讲得非常好，说了几句很得体的话”，“讲话使每个人都高兴，并将产生良好的效果”。宋美龄还赠一块锦缎参加义卖。这次“义卖”是打着“援华”的旗号，实质上是地地道道的为了支持蒋介石大打内战，支持蒋介石挽救危局。

1948年12月10日，杜鲁门终于打破沉默，邀请宋美龄参加一次茶话会。杜鲁门看上去对她很客气，实际上对她很冷淡。茶话会进行了半小时后，杜鲁门有些不耐烦了，他请宋美龄进他的书房，给她半个小时为自己的要求进行辩解。宋美龄旧话重提，要求美国：（一）发表支持南京政府反共救国的正式宣言；（二）派遣高级军事代表团来华主持反共战争之战略与供应计划的制订工作；（三）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杜鲁门接过话题，开门见山地说：“中美友谊在历史是留下了重要的一页，但感到抱歉，因为‘美国只能付给已经承诺的援华计划的40亿美元，这种援助可以继续下去，直到耗完为止，美国不能保证无限期地支持一个无法支持的中国（政府）’”。

宋美龄再三向杜鲁门说明中国的苦处，以及中国国民党军队失利原因，正如她日后在母校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讲演中所说的，“中国大陆‘沦陷’的因素很多，但是致命的打击只有一个。我们知道当时世界的舆论，大多受了俄共及其爪牙的影响，一致运用宣传的灵活，发表攻击政府袒护中共的言论。你们一定很清楚地记得，当时多少人相信中共只是‘土地改革者’。”

但这一回，就象有人下了咒语，宋美龄的杰出口才，迷人风度全失了灵。杜鲁门根本就不为之所动，他对这类说词，似乎认为是陈词滥调，了无新意。杜鲁门不仅当时没给宋美龄面子，而且还不客气地向报界发表一项声明，透露美国给蒋介石的援助总额已超

过 38 亿美元，离美国的承诺援助额很接近。

当宋美龄失望地离开白宫时，记者问她是否有好消息或者她是否将再次会见总统时，她说这要由总统来回答。从她严肃的神色就可以推断出会谈没有什么成就。晚上 6 点半，白宫副新闻秘书艾尔斯发布消息说：“总统说，蒋夫人陈述了中国的情况，他同情地予以倾听。”记者问，总统是否将再次接见她？艾尔斯回答说：“无可奉告。”

而宋美龄的尴尬远不止于此。茶话会以后，杜鲁门在一次回答记者提问时用挖苦的口吻说：“她到美国来，是为了再得到一些施舍的。我不愿意象罗斯福那样让她住在白宫，我认为她也不太喜欢住在白宫，但是，对她喜欢什么或者不喜欢什么，我是完全不在意的。”

此后，杜鲁门还向他的助手坦率地谈论中国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他说，今天肯定有 10 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纽约列入中国人的银行户头。不久，他听说他的估计过于保守了，1949 年 5 月，亦即宋美龄访美后的几个月，美国银行界传出，宋家和孔家确实有 20 亿美元存在曼哈顿。杜鲁门得知后，立即命令联邦调查局进行调查，以便确切了解这些存款的数额和储存地点。这次调查结果直至 1983 年之后才作了部分销密，并且仍然有所保留。通过这次调查，杜鲁门对蒋介石政权彻底失望了。

若干年后，杜鲁门在对美国作家默尔·米勒的一次谈话中，仍愤愤地骂道：“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老蒋的 38 亿美元中，偷了 7.5 亿美元。他们偷了这笔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这就是曾经而且仍然在为所谓的院外援华集团使用的钱。”对于“专款”

未能“专用”，美国人怒不可遏。

但宋美龄并未由此中止在美的外交政治活动，她不仅自己抖擞精神，努力争取，而且也注意给驻美工作人员打气。1949年1



1949年，蒋介石离开故乡前留影

月2日，宋美龄在伍德兰大道她的寓所接见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和其他驻美机构的工作人员。会见时，她在门口和客人一一握手，并和大家谈了一个多小时。这虽然只是纯属客套的、形式的接见驻美使馆人员，但在蒋介石元旦发表文告宣称可以下野的背景下，宋

美龄的接见表明蒋介石还是在掌握着南京政府，驻美使馆还是蒋介石的使馆。这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具有深刻的含义。

然而这一切活动都收效甚微，宋美龄和驻美工作人员并未取得想要的结果。由于杜鲁门“见死不救”，宋美龄万里乞援不仅一无所获，而且还丢尽了面子。宋美龄不甘就此罢休，她于1948年12月6日，1949年1月15日连续两次发表公开声明，呼吁美国朝野人士一如既往，救助危难中的国民党政权，以免“大陆陷入中共之手。”然而，响应者寥寥无几。

“奇迹”没有发生，宋美龄自感“有辱使命”，愤怒之余，想离开华盛顿，一走了之，但又感到无颜归国见“江东父老”。于是这位“纽约荣誉市民”便于1949年1月16日，开始悄悄隐居在纽约里弗代尔独立大道4904号的孔家别墅里，从此再未踏上中国大陆之土。

许多观察家认为，民主党的杜鲁门之所以对蒋介石政权抱有浓厚的敌意，除了将中国大陆“变色”的帐记在蒋介石身上以外，还和美国总统大选期间，蒋介石明显支持杜鲁门的对手杜威有莫大干系。

在1948年的美国大选中，蒋介石夫妇以为纽约州州长杜威会在总统选举中获胜，因而将“宝”押在他身上。为此，蒋介石忙得不亦乐乎，他特命驻美大使顾维钧向杜威授以特种“吉星勋章”，“在美养病”的孔祥熙及其子孔令杰也遵从蒋介石的旨意，为杜威的竞选四处奔走，大造舆论。

结果，人算不如天算，出乎蒋介石的预料，杜威被摒出局，杜鲁门蝉联美国总统。此后发生的一切，真是应了这样一句话：一着不慎，满盘皆输！

2. 无家可归

孔宅是自成一体的社区之一，深宅大院，房子隐藏在树丛中，邻里间彼此相隔很远。隐居在此的宋美龄，并未偃旗息鼓。

1949年1月16日，宋美龄命人访问当时的驻美大使顾维钧，以了解美国对于南京方面要求它从中斡旋以促成国共和谈的反应。

19日，蒋介石要宋美龄回去，但宋美龄建议，改派别人回去汇报。宋美龄不急于回去是想再过一段时间以观察局势如何发展。

6月12日，宋美龄召见顾维钧，以了解华盛顿的情况。谈话中，宋美龄哀怨地说：目前的困境应归咎于美国国务院。她还透露：马歇尔曾答应她不反对援华。

宋美龄在里弗代尔过着隐居生活，蒋介石在南京却度日如年！

1948年12月31日，南京黄埔路总统官邸举行元旦晚宴，“党国”在京要人40余人出席。虽然华灯璀璨，笙歌盈耳，却掩饰不了“最后的晚餐”中的悲凉气氛。席间，蒋介石让张群念了准备发表的新年文告，这是一个求和文告。蒋介石在文告中写道：“只要和平能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一惟国民的公意是从。”

1949年1月10日，淮海战役结束。蒋介石让蒋经国去上海，部署将中央银行的黄金、白银、外汇(3.7亿美元)秘密运往台湾。12日，又派蒋经国、俞济时等在老家溪口布设通讯网，为下野幕后操纵做准备。16日，又下令中国银行、中央银行将外汇化整为零，存入私人户头，以免被新政权接受。21日，驱车到中山陵谒陵。

23日,住进溪口老家蒋母的墓庐慈庵。

1月28日是农历除夕,也是蒋介石36年来第一次在老家过年。虽然蒋经国一家都在身边,但毕竟宋美龄远在大洋彼岸,未免有些欠缺。他怎能不想到还在美国的妻子?她为了他的“事业”,将个人的声誉置之度外,所幸的是,他主持修订的族谱,令他较为满意。原来,在新修的蒋氏族谱中,蒋介石解决了一个大难题,蒋经国生母毛福梅写成蒋母王氏之义女,他的义姐;蒋经国和蒋纬国改在宋美龄名下为宋所出。名份已定,蒋家的人便皆大欢喜。出身寒微的姚冶诚尽管一直与蒋纬国生活在一起,但她与陈洁如一样上不了族谱。



1949年初,第三次下野的
蒋介石在故乡溪口

大年初一,溪口组织了盛大灯会,舞龙灯,狮子滚绣球,热闹非凡。蒋介石从上海聘请的京戏班子一连演了十多天大戏,与乡亲

们同乐,感谢他们对家人的关照。望着这场面,真令人有不胜沧桑之感。想起1947年4月2日,与夫人宋美龄荣归故里,溪口也是演戏三天三夜,既是庆贺他“凯旋”故里,又是为夫人祝寿。那时,他兴致很高,每晚都点一二出戏看。如今,这一切皆成过眼烟云,眼前的舞龙、演戏只是苦中作乐,自我麻痹。

李宗仁是玩不过蒋介石的。就在大年初一,蒋介石便决定将国民党党部迁往广州。2月1日,行政院院长孙科也将政府机关迁至广州,这样,首都南京只剩下虚名,仅有“代总统”办公处而已。

4月21日,人民解放军过江,23日南京解放。25日,蒋介石离开溪口赴上海,对汤恩伯等做了部署。5月25日,上海解放。6月1日蒋介石抵达台湾高雄。后又返回福州安排防御事宜。21日,他乘美龄号返台。不久,他又回大陆活动。12月10日,由成都飞回台湾,从此再未回大陆。蒋介石最后是怎样离开大陆的?蒋经国1949年12月10日的日记中记载道:

今晨,渝昆电讯复通,而第一封电报,却是卢汉拍致刘文辉的,要刘会同四川各将扣留父亲,期向共匪戴罪立功……当场文武官员一致要求父亲尽速离蓉回台,勿先飞西昌。父亲近数日来徒以胡宗南部未能如期集中,必须逗留成都,以掩护其达成任务,屡次准备起行又屡次中止。今日以昆明又告陷匪,乃循各方意见,决回台北处理政府迁移各种要务。临行复与胡宗南长官单独面谈三次,始觉放心。午餐后直行,到凤凰同上机,下午二时起飞。六时三十分到达台北。

父亲返台之日,即刘文辉、邓锡侯公开通电附匪之